南史/卷2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十五 ◄

南史
卷二十六

► 卷二十七

列傳第十六

袁湛

袁湛字士深，陳郡陽夏人也。祖耽，晉歷陽太守，父質，琅邪內史，並知名。湛少與弟豹並為從外祖謝安所知，安以其兄子玄女妻湛。

宋武帝起兵，以為鎮軍諮議參軍。以從征功，封晉寧縣五等男。義熙十二年，為尚書右僕射。武帝北伐，湛兼太尉，與兼司空尚書范泰奉九命禮物拜授武帝，帝沖讓。湛等隨軍至洛陽，住柏谷塢。泰議受使未畢，不拜晉帝諸陵，湛獨至五陵展敬，時人美之。

初，陳郡謝重，王胡之外孫也，于諸舅敬禮多闕，重子絢，湛之甥也，嘗於公坐慢湛，湛正色謂曰：「汝便是兩世無渭陽情。」絢有愧色。十四年，卒，贈左光祿大夫。文帝即位，以後父贈侍中，以左光祿大夫，開府儀同三司，諡曰敬公。大明三年，孝武幸籍田，經湛墓，遣使致祭，增守墓五戶。

子淳，淳子植，並早卒。

弟 豹

湛弟豹字士蔚，好學博聞，善談雅俗。每商較古今，兼以誦詠，聽者忘疲。為御史中丞時，鄱陽縣侯孟懷玉上母檀拜國太夫人，有司奏許。豹以婦人從夫爵，懷玉父大司農綽見居列卿，妻不宜從子。奏免尚書右僕射劉柳等官，詔並贖論。後為丹陽尹，太尉長史，義熙九年，卒官。以參伐蜀謀，追封南昌縣五等子。子淑。

豹子 淑

淑字陽源，少有風氣。年數歲，伯父湛謂人曰：「此非凡兒。」至十餘歲，為姑夫王弘所賞，博涉多通，不為章句學。文采遒豔，從橫有才辯。彭城王義康命為司徒祭酒。義康不好文學，雖外相禮接，意好甚疏。從母兄劉湛欲其附己，而淑不為改意，由是大相乖失。淑乃賦詩曰：「種蘭忌當門，懷璧莫向楚。楚少別玉人，門非植蘭所。」尋以久疾免官。

元嘉二十六年，累遷尚書吏部郎。其秋大舉北侵，從容曰：「今當席捲趙、魏，檢玉岱宗，願上封禪書一篇。」文帝曰：「盛德之事，我何足以當之。」出為始興王浚征北長史、南東海太守。淑始到府，浚引見謂曰：「不意舅遂垂屈佐？」淑答曰：「朝廷遣下官，本以光公府望也。」還為御史中丞。

時魏軍南伐至瓜步，文帝使百官議防禦之術，淑上議，其言甚誕。淑喜誇，每為時人所嘲。始興王浚嘗送錢三萬餉淑，一宿復遣人追取，謂為使人謬誤，欲以戲淑，淑與浚書曰：「聞之前志曰，『七年之中，一與一奪，義士猶或非之』。況密邇旬次，何其裒益之亟也。竊恐二三諸候有以觀大國之政。」遷太子左衛率。

元凶將為逆，其夜淑在直，呼淑及蕭斌等，流涕告以「明旦當行大事，望相與戮力」。淑、斌並曰：「自古無此，願加善思。」劭怒，斌懼曰：「謹奉令。」淑叱之曰：「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？殿下幼時嘗患風，或是疾動耳。」劭愈怒，因問曰：「事當克不？」淑曰：「居不疑之地，何患不克；但既克之後，為天地所不容，大禍亦旋至耳。」劭左右引淑衣曰：「此是何事，而可言罷。」劭因起，賜淑等褲褶，又就主衣取錦，裁三尺為一段，又中裂之，分斌與淑及左右，使以縛褲褶。淑出還省，繞床至四更乃寢。劭將出，已與蕭斌同載，呼淑甚急，淑眠終不起。劭停車奉化門，催之相續。徐起至車後，劭使登車，辭不上。劭命左右殺之於奉化門外槐樹下。劭即位，追贈太常。孝武即位，贈侍中、太尉，諡曰忠憲公。又詔淑及徐湛之、江湛、王僧綽、卜天與四家長給稟。淑文集傳於世。諸子並早卒。

淑兄洵子 顗

兄洵，吳郡太守，謚曰貞。洵子顗。

顗字國章，初為豫州主簿，累遷晉陵太守，襲南昌縣五等子。大明末，拜侍中，領前軍將軍。時新安王子鸞以母嬖有盛寵，太子在東宮多過，上微有廢太子立子鸞之意，從容言之。顗盛稱太子好學，有日新之美。帝怒，振衣而入，顗亦厲色而出。左丞徐爰言於帝，請宥之，帝意解。後帝又以沈慶之才用不多，言論頗相嗤毀，顗又陳慶之忠勤有幹略，堪當重任。由是前廢帝深感顗，慶之亦懷其德。

景和元年誅群公，欲引進顗，任以朝政，遷為吏部尚書，封新淦縣子。俄而意趣乖異，寵待頓衰，始令顗與沈慶之、徐爰參知選事；尋復反以為罪，使有司糾奏，坐白衣領職。從幸湖熟，往反數日不被命，顗慮禍求出，乃除建安王休仁安西長史。休仁不行，即以顗為領甯蠻校尉、雍州刺史，加都督。顗舅蔡興宗謂曰：「襄陽星惡，豈可冒邪？」顗曰：「白刃交前，不救流矢。今日之行，本願生出彪口。且天道遼遠，何必皆驗？如其有徵，當修德以禳之。」於是狼狽上路，恒慮見追。後至尋陽，曰：「今知免矣。」與鄧琬款狎過常，每清閒必盡日窮夜。顗與琬人地本殊，眾知其有異志矣。

及至襄陽，使劉胡繕修兵械，會明帝定大事，進顗號右將軍。遣荊州典簽邵宰乘驛還江陵，道由襄陽。顗反意已定，而糧仗未足，欲且奉表於明帝。顗子秘書丞戩曰：「一奉表疏，便為彼臣，以臣伐君，於義不可。」顗從之。顗詐云被太皇太后令，使其起兵。便建牙馳檄，奉勸晉安王子勳即大位，與琬書使勿解甲。子勳即位，進顗號安北將軍，加尚書左僕射。顗本無將略，在軍中未嘗戎服，語不及戰陣，唯賦詩談義而已，不能撫接諸將。劉胡每論事，酬對甚簡，由此大失人情，胡常切齒恚恨。

胡以南運未至，軍士匱乏，就顗換襄陽之資。顗答曰：「都下兩宅未成，方應經理，不可損徹。」又信往來之言，言都下米貴，斗至數百，以為不勞攻伐，行自離散，於是擁甲以待之。明帝使顗舊門生徐碩奉手詔譬顗曰：「卿未經為臣，今追蹤竇融，猶未晚也。」及劉胡叛走不告顗，顗至夜方知，大怒，罵曰：「今年為小子所誤。」呼取飛燕，謂其眾曰：「我當自出追之。」因又遁走。至鵲頭，與戍主薛伯珍及其所領數千，步取青林，欲向尋陽。夜止山間宿，殺馬勞將士。顗顧伯珍曰：「我舉八州以謀王室，未一戰而散，豈非天邪。非不能死，豈欲草間求活，望一至尋陽，謝罪主上，然後自刎耳。」

因慷慨叱左右索節，無復應者。及旦，伯珍請求間言，乃斬顗首詣錢溪馬軍主襄陽俞湛之降。湛之因斬伯珍並送首以為己功。明帝忿顗違叛，流屍于江，弟子彖收瘞於石頭後岡。後廢帝即位，方得改葬。

顗子戩、昂。戩為黃門侍郎，戍盆城。尋陽敗，伏誅。

洵弟濯子 粲

粲字景倩，洵弟子也。父濯，揚州秀才，早卒。粲幼孤，祖哀之，名之曰湣孫。伯叔並當世榮顯，而湣孫饑寒不足。母琅邪王氏，太尉長史誕之女也。躬事績紡，以供朝夕。

湣孫少好學，有清才，隨伯父洵為吳郡，擁弊衣讀書，足不踰戶。其從兄顗出遊，要湣孫，湣孫輒稱疾不動。叔父淑雅重之，語子弟曰：「我門不乏賢，湣孫必當復為三公。」或有欲與顗婚，顗父洵曰：「顗不堪，政可與湣孫婚耳。」湣孫在坐，流涕起出。早以操行見知，宋孝武即位，稍遷尚書吏部郎，太子右衛率，侍中。孝建元年，文帝諱日，群臣並于中興寺八關齋，中食竟，湣孫別與黃門郎張淹更進魚肉食。尚書令何尚之奉法素謹，密以白孝武，孝武使御史中丞王謙之糾奏，並免官。

大明元年，復為侍中，領射聲校尉，封興平縣子。三年，坐納山陰人丁承文貨，舉為會稽郡孝廉，免官。五年，為左衛將軍，加給事中。七年，轉吏部尚書，左衛如故。其年，皇太子冠，上臨宴東宮，與顏師伯、柳元景、沈慶之等並擕蒲，湣孫勸師伯酒，師伯不飲，湣孫因相裁辱曰：「不能與佞人周旋。」師伯見寵于上，上常嫌湣孫以寒素陵之，因此發怒曰：「袁濯兒不逢朕，員外郎未可得也，而敢以寒士遇物！」將手刃之，命引下席。湣孫色不變，沈、柳並起謝，久之得釋。出為海陵太守。廢帝即位，湣孫在郡，夢日墮其胸上，因驚。尋被徵管機密，歷吏部尚書，侍中，驍衛將軍。湣孫峻于儀範，廢帝裸之迫使走，湣孫雅步如常，顧而言曰：「風雨如晦，雞鳴不已。」明帝泰始元年，為司徒左長史、南東海太守。

湣孫清整有風操，自遇甚高，嘗著妙德先生傳以續嵇康高士傳後以自況曰：「有妙德先生，陳國人也。氣志深虛，姿神清映，性孝履順，棲沖業簡，有舜之遺風。先生幼夙多疾，性疏懶，無所營尚；然九流百氏之言，雕龍談天之藝，皆泛識其大歸，而不以成名。家貧嘗仕，非其好也。混其聲跡，晦其心用，席門常掩，三徑裁通。雖揚子寂漠，嚴叟沈冥，不是過也。修道遂志，終無得而稱焉。」又嘗謂周旋人曰：「昔有一國，國中一

水號曰狂泉，國人飲此水無不狂，唯國君穿井而汲，獨得無恙。國人既並狂，反謂國主之不狂為狂，於是聚謀共執國主，療其狂疾。火艾針藥，莫不必具，國主不任其苦，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，飲畢便狂，君臣大小其狂若一，眾乃歡然。我既不狂，難以獨立，比亦欲試飲此水矣。」

幼慕荀奉倩為人，孝武時求改名粲，不許，至明帝立，乃請改為粲，字景倩。其外孫王筠又云：「明帝多忌諱，反語袁湛為『殞門』，帝意惡之，乃令改焉。」二年，遷領軍將軍，仗士三十人入六門。其年，徙中書令，領太子詹事。三年，轉尚書僕射，尋領吏部。五年，加中書令，又領丹陽尹。

粲負才尚氣，愛好虛遠，雖位任隆重，不以事務經懷。獨步園林，詩酒自適。家居負郭，每杖策逍遙，當其意得，悠然忘反。郡南一家頗有竹石，粲率爾步往，亦不通主人，直造竹所，嘯詠自得。主人出，語笑款然。俄而車騎羽儀並至門，方知是袁尹。又嘗步屧白楊郊野間，道遇一士大夫，便呼與酣飲，明日此人謂被知顧，到門求進。粲曰：「昨飲酒無偶，聊相要耳。」竟不與相見。嘗作五言詩，言：「訪跡雖中宇，循寄乃滄洲」。蓋其志也。

七年，為尚書令。初，粲忤于孝武，其母候乘輿出，負磚叩頭流血，磚碎傷目。自此後，粲與人語，有誤道眇目者，輒涕泣彌日。嘗疾，母憂念，晝寢，夢見父容色如平生，與母語曰：「潛孫無憂，將為國家器，不患沈沒。但恐富貴，終當傾滅耳。」母未嘗言及。粲貴重，恒懼傾滅，乃以告之，粲故自挹損。明帝臨崩，粲與褚彥回、劉勉並受顧命，加班劍二十人，給鼓吹一部。後廢帝即位，加兵五百人。元徽元年，丁母憂，葬竟，攝令親職，加衛將軍，不受。性至孝，居喪毀甚，祖日及祥，詔衛軍斷客。

二年，桂陽王休範為逆，粲扶曳入殿，詔加兵自隨，府置佐吏。時兵難危急，賊已至南掖門，諸將意沮，咸莫能奮。粲慷慨謂諸將帥曰：「寇賊已逼，而眾情離阻，孤子受先帝顧托，本以死報，今日當與褚護軍同死社稷。」因命左右被馬，辭色哀壯。於是陳顯達等感激出戰，賊即平殄。事寧，授中書監，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，領司徒。以揚州解為府，固不肯移。三年，徙尚書令，衛軍、開府如故，並固辭，服終乃受命。加侍中，進爵為侯，又不受。

時粲與齊高帝、褚彥回、劉彥節遞日入直，平決萬機。粲閑默寡言，不肯當事，主書每往諮決，或高詠對之。時立一意，則眾莫能改。素寡往來，門無雜賓，閒居高臥，一無

所接。談客文士，所見不過一兩人。順帝即位，遷中書監，司徙、侍中如故。齊高帝既居東府，故使粲鎮石頭。粲素靜退，每有朝命，逼切不得已，然後方就。及詔移石頭，即便順旨。有周旋人解望氣，謂粲曰：「石頭氣甚凶，往必有禍。」粲不答。又給油絡通幰車，仗士五十人入殿。

時齊高帝方革命，粲自以身受顧托，不欲事二姓，密有異圖。劉彥節宋氏宗室，前湘州刺史王蘊太后兄子，素好武事，並慮不見容于齊高帝，皆與粲結，諸將帥黃回、任候伯、孫曇瓘、王宜興、彭文之、卜伯興等並與粲合。升明元年，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反，齊高帝自詣粲，粲稱疾不見。粲宗人袁達以為不宜示異同。粲曰：「彼若劫我入台，便無辭以拒，一如此，不復得出矣。」時齊高帝入屯朝堂，彥節從父弟領軍將軍韞入直門下省，卜伯興為直合，黃回諸將皆率軍出新亭。粲克日謀矯太后令，使韞、伯興率宿衛兵攻齊高帝於朝堂，回率軍來應，彥節、候伯等並赴石頭。事泄。先是，齊高帝遣將薛深、蘇烈、王天生等領兵戍石頭，云以助粲，實禦之也。又令腹心王敬則為直合，與伯興共總禁兵。王蘊聞彥節已奔，歎曰：「今年事敗矣。」乃狼狽率部曲向石頭，薛深等據門射之。蘊謂粲已敗，乃便散走。齊高帝以報敬則，敬則誅韞並伯興，又遣軍主戴僧靜向石頭助薛深自倉門入。時粲與彥節等列兵登東門，僧靜分兵攻府西門，彥節與兒踰城出。粲還坐，列燭自照，謂其子最曰：「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廈之崩，但以名義至此耳。」僧靜挺身暗往，奮刀直前欲斬之。子最覺有異，大叫抱父乞先死，兵士人人莫不隕涕。粲曰：「我不失忠臣，汝不失孝子。」仍求筆作啟云：「臣義奉大宋，策名兩畢，今便歸魂墳壟，永就山丘。」僧靜乃並斬之。

初，粲大明中與蕭惠開、周朗同車行，逢大珩開駐車，惠開自照鏡曰：「無年可仕。」朗執鏡良久曰：「視死如歸。」粲最後曰：「當至三公而不終。」至是如言。

最字文高，時年十七，既父子俱殞，左右分散，任候伯等其夜並自新亭赴石頭，其後皆誅。

粲小兒數歲，乳母將投粲門生狄靈慶。靈慶曰：「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，今袁氏已滅，汝匿之尚誰為乎？」遂抱以首。乳母號泣呼天曰：「公昔於汝有恩，故冒難歸汝，奈何欲殺郎君以求小利。若天地鬼神有知，我見汝滅門。」此兒死後，靈慶常見兒騎大寧毛狗戲如平常，經年餘，鬥場忽見一狗走入其家，遇靈慶於庭噬殺之，少時妻子皆沒。此狗即袁郎所常騎者也。

齊永明元年，武帝詔曰：「袁粲、劉彥節並與先朝同獎宋室，沈攸之于景和之世特有乃心，雖末節不終，而始誠可錄。歲月彌往，宜沾優隆。」於是並命改葬。

粲省事莫嗣祖，粲常所委信，與劉彥節等宣密謀。至是齊高帝問曰：「汝知袁粲謀逆，何不啟？」嗣祖曰：「小人無識，曲蒙袁公厚恩，實不仰負，今日就死分甘。官若賜性命，亦不忍背粲而獨生也。」戴僧靜勸殺之。帝曰：「彼各為其主。」遂赦焉，用為省事。歷朝所賞。梁豫章王直新出合，中旨用嗣祖為師。

顗弟覬子 彖

彖字偉才，顗弟覬之子也。覬好學美才，早有清譽，仕宋位武陵內史。彖少有風氣，善屬文及談玄，舉秀才，歷諸王府參軍，不就。覬臨終與兄顗書曰：「史公才識可喜，足懋先基矣。」史公，彖小字也。及顗見誅，宋明帝投屍江中，不許斂葬。彖與舊奴一人，微服求屍，四十餘日乃得，密瘞石頭後岡，身自負土。懷其文集，未嘗離身。明帝崩後，乃改葬顗。從叔司徒粲、祖舅征西將軍蔡興宗並器之。

仕宋為齊高帝太傅相國主簿，秘書丞。仕齊為中書郎，兼太子中庶子。又以中書郎兼御史中丞。坐彈謝超宗簡奏依違，免官。後拜廬陵王諮議。時南郡江陵縣人苟蔣之弟胡之婦為曾口寺沙門所淫，夜入苟家，蔣之殺沙門，為官司所檢，蔣之列家門穢行，欲告則恥，欲忍則不可，實己所殺，胡之列又如此，兄弟爭死。江陵令宗躬啟州，荊州刺史廬江王求博議。彖曰：「夫迅寒急節，乃見松筠之操，危機迴構，方識貞孤之風。竊以蔣之、胡之殺人，原心非暴，辯讞之日，友于讓生，事憐左右，義哀行路。昔文舉引謗，獲漏疏網，蔣之心跡，同符古人，若陷以深刑，實傷為善。」由是蔣之兄弟免死。

累遷太子中庶子，出為冠軍將軍，監吳興郡事。彖性剛固以微言忤武帝，又薄王晏為人，晏請交不答。武帝在便殿用金柄刀子翦瓜，晏在側曰：「外聞有金刀之言，恐不宜用此物。」帝窮問所以，晏曰：「袁彖為臣說之。」上銜怒良久。彖到郡，坐過用祿錢，免官付東冶。彖妹為竟陵王子良妃，子良世子昭胄時年八歲，見武帝而形容慘悴，帝問其故，昭胄流涕曰：「臣舅負罪，今在尚方，臣母悲泣不食已積日，臣所以不寧。」帝曰：「特為兒赦之。」既而帝游孫陵，望東冶，曰：「冶中有一好貴囚。」數日，與朝臣幸冶，履行庫藏，因宴飲，賜囚徒酒肉，敕見彖與語，明日釋之。後為侍中。彖充腴異眾，每從射雉郊野，數人推扶，乃能徒步。幼而母卒，養于伯母王氏，事之如親，閨門孝義。隆昌元年卒，諡靖子。

彖宗人廓之，字思度，宏之曾孫也。父景雋，宋世為淮南太守，以非罪見誅。廓之終身不聽音樂，布衣蔬食，足不出門，示不臣于宋，時人以比晉之王裒。顏延之見其幼時，歎曰：「有子如袁廓足矣。」齊國建，方出仕，稍至殿中郎，王儉、柳世隆傾心待之。為太子洗馬。于時何間亦稱才子，為文惠太子作楊畔歌，辭甚側麗，太子甚悅。廓之諫曰：「夫楊畔者，既非典雅，而聲甚哀思，殿下當降意簫韶，奈何聽亡國之響。」太子改容謝之。

顗子 昂

昂字千里，雍州刺史顗之子也，顗敗，藏於沙門。沙門將以出關，關吏疑非常人，沙門杖而語之，遂免。或云：顗敗時，昂年五歲，乳媪攜抱匿於廬山，州郡於野求之，於乳媪匿所見一彪，因去，遂免。會赦得出，猶徙晉安。在南唯勤學，至元徽中聽還，時年十五。初顗敗傳首建鄴，藏於武庫，以漆題顗名以為志，至是始還之。昂號慟嘔血，絕而復蘇，以淚洗所題漆字皆滅，人以為孝感。葬訖，更制服廬於墓次，從兄彖常撫視抑譬之。

昂容質修偉，冠絕人倫，以父亡不以理，終身不聽音樂。後與彖同見從叔司徒粲，粲謂彖曰：「昂幼孤而能至此，故知名器自有所在。」仕齊為王儉鎮軍府功曹史。儉後為丹陽尹，於後堂獨引見昂，指北堂謂曰：「卿必居此。」累遷黃門郎。

昂本名千里，齊永明中，武帝謂曰：「昂昂千里之駒，在卿有之。今改卿名為昂，即字千里。」後為衛軍武陵王長史。丁母憂，哀毀過禮，服未除而從兄彖卒。昂幼孤，為彖所養，乃制期服。人有怪而問之，昂致書以喻之曰：

竊聞禮由恩斷，服以情申，故小功他邦，加制一等，同爨有緦，明之典籍。孤子夙以不天，幼傾幹蔭，資敬未奉，過庭莫承，藐藐沖年，未達朱紫。從兄提養訓教，示以義方，每假其談價，虛其聲譽，得及人次，實亦有由。兼開拓房宇，處以華曠，同財共有，恣其取足，爾來三十餘年。憐愛之至，言無異色，姊妹孤侄，成就一時。篤念之深，在終彌固，此恩此愛，畢壤不追。既情若同生，而服為諸從，言心即事，實未忍安。昔馬棱與從弟毅同居，毅亡，棱為心服三年。由也之不除喪，亦緣情而致制。雖識不及古，誠懷感慕。常願千秋之後，從服期齊；不圖門衰禍集，一旦草土，殘息復罹今酷。尋惟慟絕，彌劇彌深。今以餘喘，欲遂素志，庶寄其罔慕之痛，少伸無已之情。雖禮無明據，

乃事有先例，率迷而至，必欲行之。臨紙哽咽，言不識次。

後為御史中丞。時尚書令王晏弟詡為廣州，多納賕貨，昂依事劾奏，不憚權家，當時號為正直。

初，昂為洗馬，明帝為領軍，欽昂風素，頻降駕焉。及踐阼，奏事多留與語，謂曰：「我昔以卿有美名，親經相詣。」昂答曰：「陛下在田之日，遂蒙三顧草廬。」帝甚悅。尋出為豫章內史，丁所生母憂去職。以喪還，江路風潮暴駭，昂乃縛衣著柩，誓同沈溺。及風止，餘船皆沒，唯昂船獲全，咸謂精誠所致。葬訖，起為吳興太守。

永元末，梁武帝起兵，州郡望風皆降，昂獨拒境。帝手書喻之曰：

夫禍福無門，興亡有數，天之所棄，人孰能匡。機來不再，圖之宜早。頃藉聽道路，承欲狼顧一隅，既未喻雅懷，聊申往意。獨夫狂悖，振古未聞，窮凶極虐，歲月滋甚。天未絕齊，聖明啟運，億兆有賴，百姓來蘇。吾荷任前驅，掃除京邑，屠潰之期，當不雲遠。兼熒惑出端門，太白入氐室，天文表於上，人事符於下，不謀同契，實在茲辰。且范岫、申胄久薦誠款，各率所守，仍為掎角；而足下欲以區區之郡，禦堂堂之師，根本既傾，枝葉安附？今竭力昏主，未足為忠，家門屠滅，非所謂孝。忠孝俱盡，將欲何依，去就之宜，幸加詳擇。

昂答曰：

都史至辱誨，承藉以眾論，謂僕有勤王之舉，兼蒙誚責，獨無送款。循復嚴旨，若臨萬仞。三吳內地，非用兵之所，況以偏隅一郡，何能為役？近奉敕，以此境多虞，見使安慰。自承麾旆屆止，莫不膝袒軍門，唯僕一人敢後至者，正以自揆庸素，文武無施，直是陳國賤男子耳。雖欲獻心，不增大軍之勇，置其愚默，甯沮眾帥之威。幸藉將軍含弘之大，可得從容以禮。竊以一飧微施，尚復投殞；況食人之祿，而頓忘一旦，非唯物議不可，亦恐明公鄙之。

建康城平，昂舉哀慟哭。時帝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，敕元履曰：「袁昂道素之門，世有忠節，天下須共容之，勿以兵威陵辱。」元履至宣旨，昂亦不請降，開門徹備而已。及至，帝亦不問其過。

天監二年，以為後軍臨川王參軍事。昂啟謝曰：

恩隆絕望之辰，慶集冥心之日，焰灰非喻，萎枯未擬。摳衣聚足，顛狽不勝。臣遍曆三墳，備詳六典，巡校賞罰之科，洞檢生死之律，莫不嚴五辟於明君之朝，峻三章於聖主之日。是以塗山始會，致防風之誅，酆邑方構，有崇侯之伐。未有緩憲於斮戮之人，賒刑於耐罪之族，出萬死入一生如臣者也。推恩及罪，在臣實大，披心瀝血，敢乞言之。

臣東國賤人，學行何取，既殊鳴雁直木，固無結綬彈冠，徒藉羽儀，易農就仕。往年濫職，守秩東隅，仰屬龔行，風驅電掩，當其時也，負鼎圖者日至，執玉帛者相望；獨在愚臣，頓昏大義，徇鴻毛之輕，忘同德之重。但三吳險薄，五湖交通，屢起田儋之變，每懼殷通之禍，空慕君魚保境，遂失師涓抱器。後至者斬，臣甘斯戮，明刑徇眾，誰曰不然。幸因約法之弘，承解網之宥，猶當降等薪粲，遂乃頓釋鉗赭。斂骨吹魂，還編黔庶，濯疵蕩穢，入楚游陳，天波既洗，雲油遽沐。古人有言：非死之難，處死之難。臣之所荷，曠古不書，臣之所死，未知何地。

武帝答曰：「朕遺射鉤，卿無自外。」

尋為侍中，遷吏部尚書。帝謂曰：「齊明帝用卿為黑頭尚書，我用卿為白頭尚書，良以多愧。」對曰：「臣生四十七年於茲矣，四十以前，臣之自有，七年以後，陛下所養。七歲尚書，未為晚達。」帝曰：「士固不妄有名。」

十五年，為尚書左僕射，尋為尚書令。時僕射徐勉勢傾天下，在昂處宴，賓主甚歡。勉求昂出內人傳杯，昂良久不出，勉苦求之。昂不獲已，命出五六人，始至齋合，昂謂勉曰：「我無少年，老嫗並是兒母，非王妃母，便是主大家，今令問訊卿。」勉聞大驚求止，方知昂為貴。

昂在朝謇諤，世號宗臣。昭明太子薨，立晉安王綱為皇太子，昂獨表言宜立昭明長息歡為皇太孫。雖不見用，擅聲朝野。自是告老乞骸骨，不幹時務。

昂雅有人鑒，遊處不雜，入其門者號登龍門。大通中，位司空，大同六年，薨，時年八十。詔即日舉哀。初，昂臨終遺疏不受贈諡，敕諸子不得言上行狀及立銘志，凡有所須，悉皆停省。因復曰：「吾釋褐從仕，不期富貴，但官序不失等倫，衣食粗知榮辱，以此闔棺，無慚鄉里。往忝吳興，屬在昏明之際，既闇於前覺，無誠於聖朝，不識天命，甘

貽顯戮，幸遇殊恩，得全門戶。自念負罪私門，階榮望絕，保存性命，以為幸甚，不謂叨竊寵靈，一至於此。常欲竭誠酬報，申吾乃心，所以朝廷每興師北伐，吾輒啟求行。誓之丹款，實非矯言。既庸懦無施，皆不蒙許，雖欲罄命，其議莫從。今日瞑目，畢恨泉壤，聖朝遵古，如吾名品，或有追遠之恩，脫有贈官，慎勿祗奉。」諸子累表陳奏，詔不許，謚曰穆正公。有集二十卷。

初，昂之歸梁，有馬仙琕者亦以義烈稱。

馬仙琕

仙琕字靈馥，扶風郿人。父伯鸞，宋冠軍司馬。仙琕少以果敢聞，父憂毀瘠過禮，負土成墳，手植松柏。仕齊位豫州刺史。

梁武起兵，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之，仙琕先為設酒，乃斬於軍門以徇。帝又遣其族叔懷遠說之，仙琕曰：「大義滅親。」又命斬之。懷遠號泣，軍中為請乃免。

武帝至新林，仙琕猶於江西日抄運漕。建康城平，仙琕舉哀謂眾曰：「我受人任寄，義不容降，今眾寡不侔，勢必屠滅。公等雖無二心，其如親老何。我為忠臣，君為孝子，各盡其道，不亦可乎。」於是悉遣城內兵出降，余壯士數十，閉門獨守。俄而兵入，圍之數十重。仙琕令士皆持滿，兵不敢近。日晚乃投弓曰：「諸君但來見取，我義不降。」乃檻送建康，至石頭而脫之。帝使待袁昂至俱入，曰：「使天下見二義士。」帝勞之曰：「射鉤斬驅，昔人弗忌，卿勿以戮使斷運苟自嫌絕也。」謝曰：「小人如失主犬，後主飼之，便復為用。」帝笑而美之。俄而母卒，帝知其貧，賻給甚厚。仙琕號泣謂弟仲艾曰：「蒙大造之恩，未獲上報，今復荷殊澤，當與爾以心力自效耳。」

天監四年，師侵魏，仙琕每戰，恒冠三軍，與諸將論議，口未嘗言功。人問其故，仙琕曰：「大丈夫為時所知，當進不求名，退不逃罪，乃平生願也，何功可論？」為南義陽太守，累破山蠻，郡境清謐。以功封洽涯縣伯。遷司州刺史，進號貞威將軍。

魏豫州人白早生使以懸瓠來降，武帝使仙琕赴之，又遣直合將軍武會超、馬廣率眾為援。仙琕進頓楚王城，遣副將齊苟兒助守懸瓠。魏中山王英攻懸瓠，執齊苟兒，進禽馬廣送洛陽，仙琕不能救。會超等亦相次退散，魏軍進據三關，仙琕坐征還為雲騎將軍。

十年，朐山人殺琅邪太守劉晰，以城降魏，詔假仙琕節討之。魏徐州刺史盧昶以眾十餘萬赴焉，仙琕累戰破走之。進爵為侯，遷豫州刺史，加都督。

仙琕自為將及居州郡，能與士卒同勞逸，身衣不過布帛，所居無幃幕衾屏，行則飲食與塚養最下者同。其在邊境，常單身潛入敵境，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所，攻戰多克捷，士卒亦甘心為用，帝雅愛仗之。卒于州，贈左衛將軍，諡曰剛。初，仙琕幼名仙婢，及長以婢名不典，乃以玉代女云。子岩夫嗣。

昂子 君正

昂子君正字世忠，少聰敏。年數歲，父疾，晝夜不眠，專侍左右。家人勸令暫臥，答曰：「官既未差，眠亦不安。」歷位太子庶子。

君正美風儀，善自居處，以貴公子早得時譽。為豫章內史。性不信巫邪，有師萬世榮稱道術，為一郡巫長。君正在郡小疾，主簿熊嶽薦之。師云：「須疾者衣為信命。」君正以所著襦與之，事竟取襦，云：「神將送與北斗君」。君正使檢諸身，於衣裏獲之，以為亂政，即刑於市而焚神，一郡無敢行巫。

遷吳郡太守。侯景亂，率數百人隨邵陵王綸赴援，及台城陷，還郡。君正當官蒞事有名稱，而蓄聚財產，服玩靡麗。賊遣張太墨攻之，新城戍主戴僧易勸令拒守，己以戍兵自外擊之，君正不能決。吳人陸映公等懼不濟，賊種族其家，勸之迎賊。君正性怯懦，乃送米及牛酒郊迎賊，賊掠奪其財物子女，因是感疾卒。子樞。

君正子 樞

樞字踐言，美容儀，性沈靜，好學，手不釋卷。家本顯貴，貲產充積，而樞獨處率素，傍無交往，非公事未嘗出遊，榮利之懷淡如也。

侯景之亂，樞往吳郡省父疾，丁父憂。時四方擾亂，人求苟免，樞居喪以至孝聞。王僧辯平侯景，鎮建鄴，衣冠爭往造請，樞杜門靜居，不求聞達。

紹泰中，歷吏部尚書、吳興郡太守。陳永定中，徵為侍中，掌選。遷都官尚書，掌選如故。

樞博學，明悉舊章。初，陳武帝長女永嗣公主，先適陳留太守錢蕆，生子岊，主及岊並卒于梁時。武帝受命，唯主追封。

至是將葬，尚書請議加蕆駙馬都尉，並贈岊官。樞議曰：

昔王姬下嫁，必適諸侯。同姓為主，聞於公羊之說；車服不系，顯于詩人之篇。漢氏初興，列侯尚主，自斯以後，降嬪素族。駙馬都尉，置由漢武，或以假諸功臣，或以加于戚屬。是以魏曹植表駙馬、奉車取為一號。齊《職儀》曰：「凡尚公主，必拜駙馬都尉，魏、晉以來，因為瞻准。」蓋以王姬之重，庶姓之輕，若不加其等級，寧可合巹而酳。所以假駙馬之位，乃崇於皇女也。今公主早薨，伉儷已絕，既無禮數致疑，何須駙馬之授。案杜預尚晉宣帝第二女，晉武踐阼而主已亡，泰始中追贈公主，元凱無復駙馬之號。梁文帝女新安穆公主早薨，天監初，王氏無追拜之事。遠近二例，足以校明，無勞此授。今宜追贈亭侯。

時議以為當。

天嘉三年，為吏部尚書，領丹陽尹。以葬父拜表自解，詔令葬訖停宅視郡事，服闋還職。時僕射到仲舉雖參掌選事，銓衡汲引，並出於樞，舉薦多會上旨。謹慎周密，清白自居，文武職司，鮮有遊其門者。廢帝即位，遷尚書左僕射，卒，謚曰簡懿。有集十卷行於世。弟憲。

樞弟 憲

憲字德章，幼聰敏好學，有雅量。梁武帝修建庠序，別開五館，其一館在憲宅西，憲常招引諸生與之談論，新義出人意表，同輩咸嗟服焉。

大同八年，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，詔下國學宣制旨義。憲時年十四，被召為正言生，祭酒到溉目送之，愛其神采。國子博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：「賢子今茲欲策試不？」君正曰：「未敢令試。」居數日，君正遣門客岑文豪與憲候弘正。會弘正將升講坐，弟子異集，乃延憲入室，授以麈尾，令憲豎義。時謝岐、何妥在坐，弘正謂曰：「二賢雖窮奧賾，得無憚此後生邪？」何、謝乃遞起義端，深極理致，憲與往復數番，酬對閑敏。弘正謂妥曰：「恣卿所問，勿以童幼期之。」時觀者重遝，憲神色自若，辯論有餘，弘

正亦起數難，終不能屈。因告文豪曰：「卿還諮袁吳郡，此郎已堪見代博士矣。」時生徒對策，多行賄賂，文豪請具束修。君正曰：「我豈能用錢為兒買第邪？」學司銜之。及憲試，爭起劇難，憲隨問抗答，剖析如流。到溉顧憲曰：「袁君正其有後矣。」及君正將之吳郡，溉祖道於征虜亭，謂君正曰：「昨策生，蕭敏孫、徐孝克非不解義，至於風神器局，去賢子遠矣。」尋舉高第，以貴公子選尚南沙公主，即梁簡文帝女也。

大同元年，釋褐秘書郎，遷太子舍人。侯景寇逆，憲東之吳郡。尋丁父憂，哀毀過禮。陳武帝作相，除司徒戶曹，初謁，遂抗禮長揖。中書令王勱謂憲曰：「卿何矯眾，不拜錄公？」憲曰：「于理不應致拜。」衛尉趙知禮曰：「袁生舉止詳中，故有陳、汝之風。」

陳受命，授中書侍郎，兼散騎常侍，與黃門郎王瑜使齊，數年不遣，天嘉初乃還。

太建三年，累遷御史中丞，羽林監。時豫章王叔英不奉法度，逼取人馬，憲依事劾奏，免叔英。自是朝野嚴憚。

憲詳練朝章，尤明聽斷，至有獄情未盡而有司具法者，即伺閑為帝言之，所申理甚眾。嘗陪宴承香合，賓退後，宣帝留憲與衛尉樊俊徙席山亭，談宴終日。帝謂俊曰：「袁家故為有人。」其見重如此。

自侍中遷吳郡太守，以父任固辭，改授南康內史。遷吏部尚書。憲以久居清顯，累表自求解任，帝曰：「諸人在職，屢有謗書，卿處事已多，可謂清白，別相甄錄，且勿致辭。」

遷右僕射，參掌選事。先是憲長兄樞為左僕射，至是憲為右僕射，台省目樞為大僕射，憲為小僕射，朝廷榮之。

及宣帝不豫，憲與吏部尚書毛喜俱受顧命。始興王叔陵之肆逆也，憲指麾部分，預有力焉。後主被創病篤，執憲手曰：「我兒尚幼，後事委卿。」憲曰：「群情喁喁，冀聖躬康復，後事之委，未敢奉詔。」

以功封建安縣伯，領太子中庶子。尋除侍中、太子詹事。及太子加元服，行釋奠禮，憲表請解職，不許，尋給扶二人。皇太子頗不率典訓，憲手錄陳諫十條，皆援引古今，言

辭切直。太子雖外示容納，心無悛改。後主欲立寵姬張貴妃子始安王為嗣，嘗從容言之，吏部尚書蔡征順旨稱讚，憲厲色折之曰：「皇太子國家儲副，億兆宅心，卿是何人，輕言廢立。」然是夏竟廢太子為吳興王。後主知憲有規諫之事，歎曰：「袁德章實骨鯁臣。」即日詔為尚書僕射。

禎明三年，隋軍來伐，隋將賀若弼進燒宮城北掖門，兵衛皆散走，朝士各藏，唯憲侍左右。後主謂曰：「我從來待卿不先餘人，今日見卿，可謂歲寒知松柏後凋也。非唯由我無德，亦是江東衣冠道盡。」後主將避匿，憲正色曰：「北兵之入，必無所犯，大事如此，陛下安之？臣願陛下依梁武見侯景故事以待之。」不從，因下榻馳去。憲從出後堂景陽殿，後主投井中，憲拜哭而出。

及至長安，隋文帝嘉其雅操，下詔以為江表稱首，授開府儀同三司、昌州刺史。開皇十四年，授晉王廣府長史。十八年，卒，時年七十，贈大將軍、安成郡公，謚曰簡。

長子承家，仕隋至秘書丞、國子司業。

君正弟 敬

敬字子恭，純素有風格。幼便篤學，老而無倦。仕梁位太子中舍人。魏克江陵，流寓嶺表。陳武帝受禪，敬在廣州依歐陽頠。頠卒，其子紇據州，將有異志，敬累諫不從。

宣帝即位，遣章昭達討紇，紇將敗，恨不納敬言。朝廷義之，徵為太子中庶子。歷左戶、都官二尚書，太常卿，散騎常侍，金紫光祿大夫，加特進。至德三年，卒，謚靖德子。子元友嗣。敬弟泌。

敬弟 泌

泌字文洋，清正有幹局，容體魁岸，志行修謹。仕梁曆諸王府佐。

侯景之亂，泌兄君正為吳郡太守，梁簡文帝在東宮，板泌為東宮領直，令往吳中，召募士卒。及景圍台城，泌率所領赴援。城陷，依鄱陽嗣王範。范卒，泌降景。景平，王僧辯表泌為富春太守，兼丹陽尹。貞陽侯明僭位，以為侍中，使于齊。

陳武帝受禪，泌自齊從梁永嘉王莊往王琳所。及莊稱尊號，以泌為侍中、丞相長史。琳敗，眾皆散，唯泌輕舟送達於北境，屬莊于御史中丞劉仲威，然後拜辭歸陳請罪，文帝深義之。

累遷通直散騎常侍，兼侍中，聘周。及宣帝入輔，以泌為司徒左長史，卒於官。臨終戒其子芳華曰：「吾於朝廷素無功績，瞑目之後，斂手足旋葬，無得受贈謚。」其子述泌遺意，朝廷不許，贈金紫光祿大夫，謚曰質。

史評

論曰：天長地久，四時代謝，靈化悠遠，生不再來，所以據洪圖而輕天下，吝寸陰而賤尺璧。夫義重於生，空傳前誥，投軀徇主，罕遇其人。觀夫宋、齊以還，袁門世蹈忠義，固知風霜之概、松筠其性乎。若無陽源之節，丹青夫何取貴。顗雖末路披猖，原心有本。彖之出處所蹈，實懋家風。粲執履之跡，近乎仁勇，古人所謂疾風勁草，豈此之謂乎？昔王經峻節，既被旌于晉世，粲之貞固，亦改葬于齊朝，其激厲之方，異代同符者矣。昂命屬崩離，身逢危季，雖獨夫喪德，臣節無改。拒梁武之命，義烈存焉，隆從兄之服，悌心高已。既而抗言儲嗣，無忘直道，辭榮身後，有心黜殯。自初及末，無虧風範，從微至著，皆為稱職，蓋一代之名公也。樞風格峻整，憲仁義率由，韓子稱「人臣委質，心無有二」，憲弗渝歲暮，良可稱云。敬、泌立履之地，亦不為替矣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